

清华文革亲历

孙维藩日记



香港新世纪出版社

清华文革亲历

孙维藩日记

孙维藩

香港新世纪出版社

《清华文革亲历——孙维藩日记》

作 者：孙维藩

策 划：齐凡思

特约编辑：张慧心

封面设计：邹立峰

出 版：香港新世纪出版社

网 址：NewCenturyMC. com

电子信箱：[editors@newcenturymc. com](mailto:editors@newcenturymc.com)

国际书号：978 - 988 - 17202 - 0 - 7

定 价：68 港元

English Title: **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
Tsinghua University —Sun Weifan's Diary**

Author: Sun Weifan

Published by: New Century Media & Consulting Co. Ltd.

[www. NewCenturyMC. com](http://www.NewCenturyMC.com)

[editors@newcenturymc. com](mailto:editors@newcenturymc.com)

ISBN: 978-988-17202-0-7

Price: HK \$ 68

开本：16

印张：19.25

字数：17.5 万

版次：2008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Copyright ©2008 New Century Media & Consulting Co.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Printed in Hong Kong

“亲历”存真

田惠兴

孙维藩同学的《清华文革亲历—孙维藩日记》面世了，这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！

四十年前，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是一场全民族的、无论男女老少都竭诚投入的非常运动。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，清华大学几乎处于这场运动旋涡的中心。“亲历”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运动中各个时期的主要政治事件。图文并茂，如同再历。

读历史，往往缺少细节，而正史又常常被后人翻来覆去的修正。孙维藩的日记则是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第一手原始资料。文字是当时的日记，照片是现场直拍的，记述客观，真实可靠，毫无人工雕琢。

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，孙维藩以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和思维逻辑，观察、分析、评价和判断周围所发生的一切，并如实记录下来。这不但为他本人，也为我们这一代文革亲身经历者提供了回忆与反思的机会，也为有志研究文革历史的人们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。

孙维藩的有心，在于他完整地保存了大量的文字及照片资料，尤其是一部完整的日记，确实是难能可贵。要知道：在文革中，人人自危，无论是哪一派的人，能够把自己的日记保存下来，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。

孙维藩是一个真诚的人。我们同窗6+1年，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。他的文字嬉笑怒骂，发自肺腑。文革中，我们虽然观点相左，派系有别，但友情依旧。我们宿舍几乎全是团派，他却是我室围棋桌前的常客；工作组把张军定为“敌我”性质时，他挺身而出，认为是“人民内部矛盾”。在清华两派激斗时，他是唯一去李裕熊家拜年的老四，使熊母激动不已。

四十年过去了。我现在仍怀念与孙维藩一起发起创办“大联合促进会”的日子。愿当年的清华学子们都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而献力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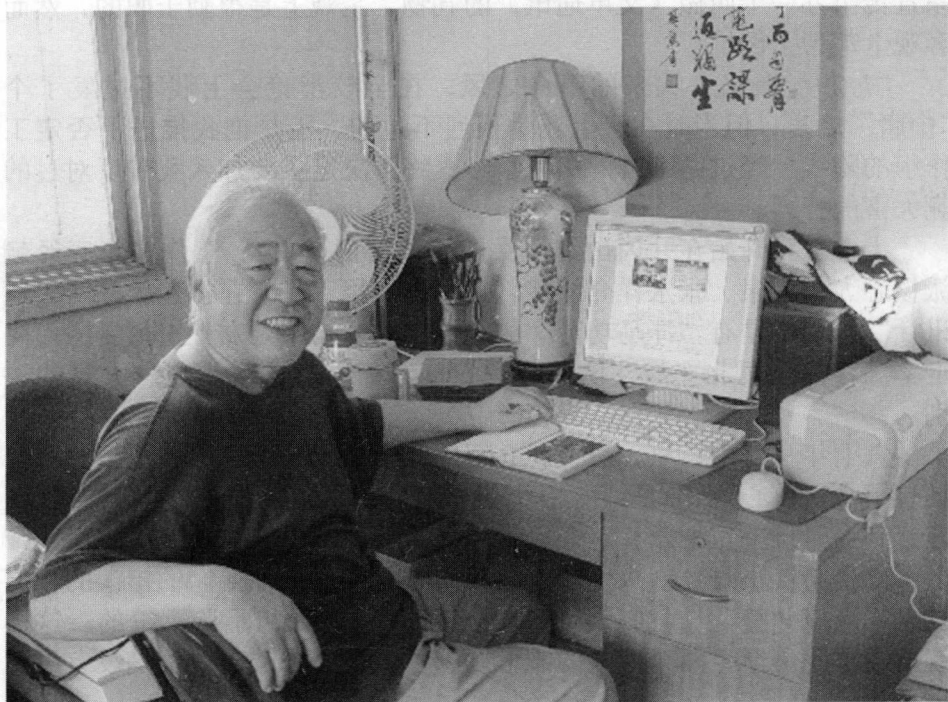
2007年11月

追寻史料 留存真实

今天我们协助出版了清华大学工物系六七届毕业生孙维藩同学的《清华文革亲历——孙维藩日记》。孙维藩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清华大学文革期间(1966年6月~1968年8月)的亲身经历和他的心历过程,内容真实。其中的二百余幅照片均系他本人当时在现场拍摄,极其珍贵,具有史料价值。

孙维藩的日记在此次出版前,曾有少数人阅读过其手稿。陆小宝同学读后深有所感,写了一篇名为《我们这代人最后的责任》的文章,已在清华同学中先为流传。有同学反应,陆小宝同学的文章很好,对解读孙维藩日记具有导读作用,激发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深层次思考。也有同学认为,他对中国文革和清华文革的某些解析值得商榷。我们现将此文附在日记之后,其意在于希望借此引发更多的同学对抢救清华文革史料的关注,也欢迎大家进行理性的讨论。我们相信这一代亲历清华文革的师生员工中,类似孙维藩的日记或照片这样的宝贵文物资料,不少人也多有保存。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清华学子,能够利用有生之年,追寻史料,留存真实,以尽自己的历史责任。

齐凡思



作者在编著本书

自序

中国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结束已四十年了，它虽遥远，但对我们这代经历过的人难忘。有幸那时我有台小小相机，又爱舞文弄墨写点日记和积极地写大字报，也有幸文革后我没受到任何审查，这些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了。现把它公布于世，作为对母校清华大学文革过程和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心历过程，作一个局部的、小小的见证吧！

一九六一年我考入清华大学。在清华的（6+1）年，是我长知识、长见识、思想最活跃的时期。大二时，我参加了清华文艺社。大三时，去200号（实验反应堆）实习，首次参与设计实践。特别是后来的四清、文革运动，为我一生留下了永难淡漠的记忆。

一九六五年九月赴延庆搞四清，自四清前线回校，已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之后了。一进清华园，文革已开始，为热血所沸，大有难数于势之感，于是毋容酌虑地紧跟工作组跑到七月底。这期间我的工作是在系宣传组办一个叫做《文革通讯》的刊物，主观上是很勤于职的，然而客观上却帮了倒忙。

“7.29”乘北大吹来的革命之风，在全校辩论会上我不过发了个“中庸”之言，但当时在班上还是很通不过的，于是把我推进了否定工作组的阵线。经过两个月的串联学习，终于决定了要加入我曾反对过的蒯大富的行列。

十一月我开始在井冈山红卫兵的机要部门“114”工作，年底经蒯派核心人物刘泉、张永祥介绍转《井冈山》报工作，在创建“井冈山通讯社”过程中是有“汗马功劳”的。但终因了初中好友杜玉玺受困而决定率“首都三司北上战斗队”赴黑龙江，却不料这就是与蒯大富的诀别。

六七年三月中返京，班上我介绍的几个兵团战士已组成了“支部”，且有了个“核心”，说是留着一个位子于我，但终于没有进。其原因便是感到当时班上正把矛头对准以钟戈平为首的《勇卫真》开火，而或带上干部子弟江小丹、刘永生等人。我其时是同意批评他们的错误的，但觉得不应该“整”，因为我认为那是与主席“三七指示”不符的。这样就形成了我班至今两个营垒的雏形。因了班上的分歧，我于是没有再回报社。

四月十二日“罪责难逃”的问世预示了两个思潮决裂的必然，同时也激起了我不得不战斗的决心。虽然自信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但仍有几分成“逆流”的担心。为了不牵累别人，便凭了井冈山红卫兵的资本只身出击了，这时《山里红》才正式诞生。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压力越大，“产量”越高，颇经历了几个不眠之夜，终于迎着“十二级台风”战斗到“团委会”破产、两派力量均衡之日。

六月之后，自己渐渐认识到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，应该联合。曾一度作了很大努力，但都落了空，自己感到未经的失望，从此再没写“内战”的文章。后因推辞不掉又从“414小报”转去《井冈山报》编辑部。离开报社是直接因了八月再次去哈尔滨串联而实现的。回校后更坚定了我联合的信念，于是我再次被自己的同伙视为“右倾”。

九月二十二日清华两派貌合神离的“联合总部”成立，但两派间的分歧不但没有弥合，矛盾却越来越深。随着六八年的到来，武斗的前景已成不可避免。于是我便从“路线斗争”转入了“线路斗争”（焊收音机）。

一九六八年“414”周年纪念日我是与未来的爱妻在北海公园度过的。

二零零七年春，我又回到清华园，与一百多当年的派友聚会。大家忆旧谈今，感慨万千。

与会的汲鹏、邱心伟、刘永生等校友及田惠兴还亲临陋舍看了我的“文革影集”，认为十分珍贵，力促我整理出来。在他们的热情鼓励和赞助之下，这本实录才得以出炉，仅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！

此外，我应感谢父亲留下的这台小120相机。因为有它，我才得以录下全国首批涉刘的大字报：“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”、“三问王光美同志”、“舍得一身剐，敢把刘少奇同志拉下马”等；得以录下我校首批反工作组的大字报：“叶林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、“工作组往何处去？”等；得以录下推倒二校门的历史瞬间。这些照片，当时拍时心情昂扬；四十年后的今天再看，则觉得触目惊心。我把它登于此，仅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资料。

我认为，正如蒯大富近来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：对历史作一个真实的记录，总比写那些歌星的绯闻、政客的无耻、商人的逐利故事更具新闻和史料价值吧！

最后，有两点说明：

一、本文以时间为序，是文革期间日记的摘抄，其观点均为当时认识的实录。这是一个普通红卫兵思想历程的真实写照。可资文革历史研究者参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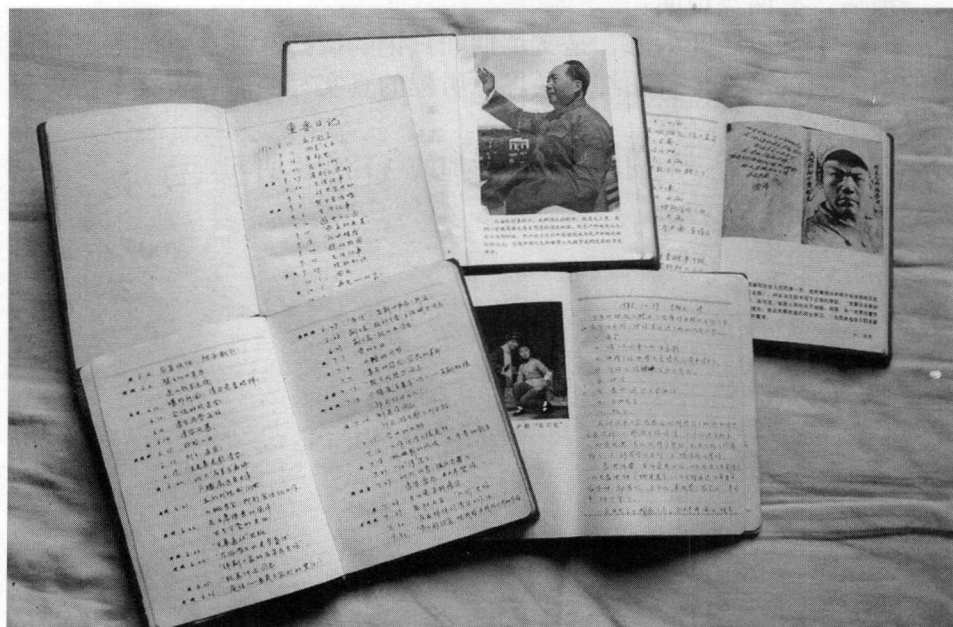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方括号〔 〕内的文字为后加的解释或说明。

2007年11月

孙维藩



本革中的作者



作者文革时期的日记

正传

1966/6/1 星期三 阴，夜雨

今天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：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，看来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。

开队长会，布置后期工作，估计二十号左右可以大部分出村了。落后队要到七月中。我是做好了七月底出村的准备的。[本人当时正在延庆县搞四清，我是大庄科公社机关队成员，经管着公社帐目，自酌要最后才能撤出。]

1966/6/2 星期四 晴

把陆平揪出来了！

今晨的广播吸引了所有的人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：“振奋人们心灵的大革命”，更精彩的是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，这张大字报贴于5月25日下午2时许，揭发大学部负责人及陆平三人的反党勾当。陆平是六级干部，北大党委书记、校长。这张大字报一出，据说引起校内一片混乱，两派意见针锋相对。反对者以正反邓拓为名说他们给校党委提意见是“转移视线”、“别有用心”，有的还叫嚷“哲学系的站出来”！校内大字报满墙，捍卫陆平者大有人在。前天晚上据说打起来了（武），到十二点才散。估计今天的广播会结束北大的混乱局面了。《人民日报》评论员指出：北大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“重要据点”！多年来为陆平等人“盘踞”。这次大革命看来正以雷霆之势深入发展。我一定跟上形势站稳无产阶级立场，与一切牛鬼蛇神战斗到底！

上午去延庆报帐，在延庆遇“狗熊”[李裕熊]，中午聊了会儿。他讲蒋校长也是彭真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不知我校上层建筑如何？

1966/6/3 星期五 晴

今遇一北大新从学校来的同学小张[清华与北大、县机关混合编队搞四清]，很精明，介绍了他们学校的斗争状况。据说两方斗争十分尖锐，即使头一天中央台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后，法律系有人还叫嚣：聂元梓的大字报没用几个小时就批倒了，中央台的叫喊也用不了两个小时就可驳倒！

1966/6/4 星期六 晴

今天广播了重要新闻。中共中央决定：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，调吴德（原吉林省委书记）同志任第二书记，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。中共北京新市委决定：撤消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，由新市委派工作组领导北大的文化大革命，并代行党委职权。

我热烈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，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极其重大的胜利，这是文化革命深入发展的一个里程碑。

1966/6/5 星期日 晴

由于文化革命形势需要，北大同学要全部撤回。今天大部分人全撤了，只是分团小钱〔学烈〕、老姚〔振函〕、小江〔兰生〕迫于工作明天再走，我们的运动也得加速进行，估计20号全部结束。

下午急赴小庄科请刘桂林〔清华工物系教师，四清分团主要负责人之一〕，晚上开电话会议讲文化革命问题。

夜里写大字报声讨黑帮，先是清华全体在大庄科的队员给北大革命派的；再是刘桂林起草，我及姜颖、李谟胤签名的一篇。我抄完这篇已十二点多矣。

1966/6/6 星期一 晴

浮想联翩，夜不能寐，看看表已凌晨两点了，仍下决心写了首词，作为自己的大字报——刘老师让写的，终于兑现了。

满江红

赞文化大革命

小丑一群，竟也要登台演戏。一时价，保皇得势，
乌烟瘴气。霸占文坛十六载，盘踞市委高要地。恰
蛇身牛鬼正嚣张，来飞匕。马脚露，群情起；
除黑店，挖根底。用主席思想，更天换地。“才子
佳人”台下去，“权威学者”应休矣！看红旗飞舞
正迎接，新胜利。

1966/6/7 星期二 晴

下午开全体队员会，苏（其昌）部长〔四清分团领导，延庆县委宣传部长〕传达了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。

晚上开党委会，十二点了又开的电话会议，县里布置外调搞文化革

命的干部问题。

1966/6/11 星期六 晴

晨六时返永宁，听到了校内形势急剧变化的新闻：自9日晚上新市委派去一百余人的“联络组”之后〔实为以叶林为首513人的“工作组”〕，局势大变。昨天揭发校党委，蒋南翔是黑帮堡垒的大字报如雨后春笋而出。这种意见是以刘涛〔刘少奇之女〕、贺鹏飞〔贺龙之子〕等人为首，前几天〔指6月4日至8日〕还曾遭围攻。永宁分团书记张幕津〔校党委委员〕已返校视情。我恨自己过去警惕性不高，很少注意过校党委的问题，现在还闹不清蒋南翔到底算是什么人？

真相大白了！晚上，刘桂林给县团政治部去了电话询问校情，刘天熊下午进城开会了，已肯定了校党委是反革命黑帮的堡垒，全校正一片声讨之声。张幕津晚上一回来就组织了大会检查，11点仍下不了“楼”。

1966/6/12 星期日 小雨

午后，刘桂林接紧急通知，明天清华全撤，个别离不开的留下但要抓紧搞完早撤。

晚上开欢送会，吴益英的开场白骄情尽露，对刘指手画脚，而刘老师的涵养真高，居然谈笑自如、面不改色，“任凭鸦雀噪，稳坐钓鱼船”。李汉忠、谭兴永同志作了发言，热情地表达了留恋之情，并夸奖了我的工作，说我像分团的孙乐义一样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今后我一定永远为人民服务终生！

我分团还有12人晚撤，分团机关队是我和李谟胤。

1966/6/14 星期二 晴

下午有勘探队的汽车返京，我同周吉押了文件、后勤物资乘车赴县。离开大庄科时已5点了，近7点到永宁。休息时分团裴顺给了两张饼吃，与去县开会的李汉忠书记（县检察院检察长）、高天清主任分食了。到延庆他们和东西都下去了，我仍搭车进城。11点到平安里，没回家即乘末班车去清华。

伟大的革命风暴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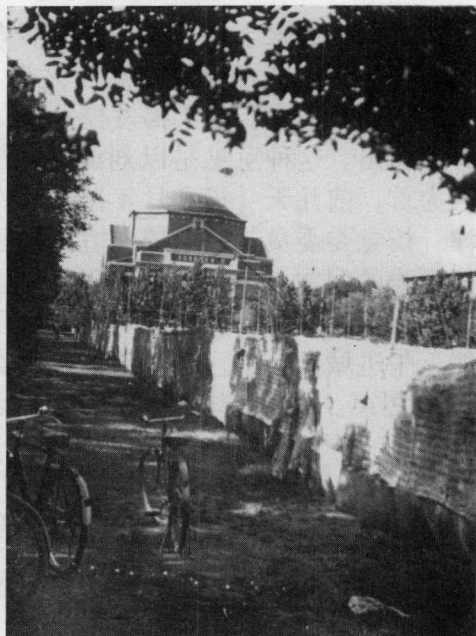
一进清华园，被一片浓厚的政治空气振奋。到处是大字报的海洋，大量揭发了蒋南翔反革命黑帮的滔天罪行。整个清华沸腾了，处处明如白昼，搭了许多席棚子全贴满了，所有的墙壁也贴满了，连马路两边地

上也贴满了愤怒声讨蒋黑帮的大字报。我太激动了，决定今晚不睡了立即投入战斗——但这已到15日凌晨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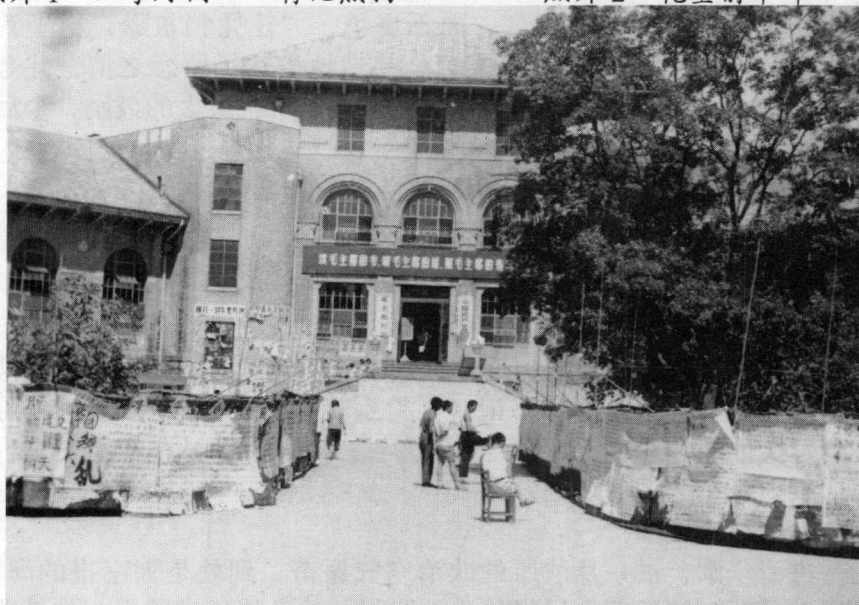
[照片1~4，清华大字报满园。工字厅是校党委办公之地。]



照片1 工字厅门口“蒋记黑狗”



照片2 礼堂前草坪



照片3 图书馆前



照片4 大礼堂前表决心

1966/6/15 星期三 晴，阵雨

李裕熊给我安排了一夜的活动：先听他介绍一小时运动概况；再看一小时大字报；最后参加两个斗争会。

他讲新市委已在13日由郭影秋同志宣布：

- 1、派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对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进行领导；
- 2、停止蒋南翔同志校长、党委书记等一切职务进行反省，对清华党委进行改组；
- 3、在党委改组期间，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。

大字报贴了很多，上揭了蒋南翔、艾知生、林泰、张慕津、刘冰、何东昌等黑帮分子的罪行；下揭了朱文喜、施定凡、张明等辅导员的保皇罪行[均为同学]。声势之大难以形容，名副其实地横扫之势。

我们(我和李裕熊、施定凡)正在操场看200号的大字报，忽有飞车而来边跑边喊：“在礼堂前抓住艾知生了！”我们立刻飞跑过去，已聚几百人。艾知生、与张慕津被戴着高帽子游街哩！在操场路口让他们站在凳子上作了检查，但态度很顽抗。大家气愤至急，拉到礼堂斗争：两人一桌站在上面，各戴大高帽，张给艾拿着麦克风坦白交代，其状大快人心，彻底扫光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，大大增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。我一激动跑回宿舍取了照相机为他们留了丑脸，大家为我鼓掌欢迎。台上一不老实，台下便高呼“打倒蒋南翔！”“打倒艾知生！”“打倒张慕津！”



照片5 刘冰艾知生被批斗



照片6 工字厅内“黑帮”在劳动

大会中途，请了工作组来，他们讲支持大家斗争这个大坏蛋，于是一片热烈欢呼鼓掌。大会四时方散，然后又去游街了。据说是从澡堂子里抓到的艾氏。

上午先去北大找他们报销办公事，在 32 斋遇中文系四一班同学，小钱一见就指着我敦促投降，让我从感情上打破情面，划清界限，揭发刘桂林的问题。

[同学们都知道在分团我俩感情最好。]

回校后，在同学的敦促下，于九点半贴出了我在清华的第一张大字报。

[没想到却是针对自己最敬爱的恩师!]

大字报全文如下：

正告刘桂林

刘：我被你欺骗九个月，现在起义了！并要彻底揭发你在大庄科的一切反动言行！今晨 0 时返校办公，10 时还要乘火车回大庄科，详情我 17 号回来再说。

被告：刘桂林，男，28 岁，现任工物系 04 教研组支部书记。

罪行纲目：

- 1、清华蒋氏王朝最忠诚的保皇党头目之一；
 - 2、多方联系，百般探听，长途电话，信件频繁。对下却封锁消息，散布毒素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。
 - 3、在大庄科四清运动中有严重宗派活动。
- 要赶火车，回校再揭。坚决与你划清界限！

[此大字报只是扣了几顶空帽子，毫无实质内容——我也没有“实质内容”。但此违心之事在我心中却长久耿耿于怀。十六年后的 1982 年 9 月在承德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会上，我遇到刘老师，献上了一曲“浪淘沙”，略释内疚之怀。

浪淘沙

与刘桂林老师会承德

避暑山庄前，如意湖边，师生兴会喜天缘。洗耳聆
听何必梦，似在昨天。往事莫须谈，神意皆
然。人人都道向前看。赤子应酬国盛志，共待明
天。]



照片7 尚汝良在看大字报



照片8 土建系领导被批斗



照片9 东大操场“黑帮”劳改队